

技术意向性与具身重构：AI 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学 审思

张萍 李凯*

(湖北文理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00)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形态。基于技术现象学视域, 将AI理解为调节“人-技术-世界”关系的意向性中介, 系统审视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效应。研究发现, AI不仅为精准思政、模式创新和效能提升注入动能, 更通过其技术意向性引发三重深层危机: 教育主客体关系的“中介化”与情感纽带断裂、价值传递的“浅表化”与意识形态风险、师生主体性的“技术依赖”与批判性思维弱化。面对上述挑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从“工具赋能”走向“价值共生”, 着力构建“人机协同”的德育新生态, 为智能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技术现象学; 人工智能; 思想政治教育; 技术意向性; 具身性

引言：作为“中介”的AI与技术现象学的分析进路

技术现象学是现象学哲学的重要分支, 致力于探讨技术如何作为中介调节人与世界的关系。从海德格尔对“用具”的存在论分析, 到唐·伊德“人-技术-世界”关系理论的系统建构, 再到斯蒂格勒“技术药学”对技术双重性的深刻揭示, 技术现象学逐渐形成了审视技术本质的独特理论谱系。^[1]这一传统超越“工具论”与“实体论”的二元对立, 强调技术并非中立的手段, 而是塑造人类经验、意识与世界关系的“参与式存在”, 它既可能放大人类对世界的某些知觉, 也可能“缩小”或“遮蔽”另一些维度, 进而重构人感知、理解和行动的方式。

在人工智能广泛渗透教育领域的今天,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经历从“人机对话”到“人机互动”的范式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做好高校思政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2], 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3], 这一论述为AI赋能思政教育指明了方向。然而, 技术现象学提醒我们, AI不仅是赋能教育的工具, 更是调节师生关系、教育内容与学生认知的“意向性中介”。它携带着特定的技术逻辑和行为倾向, 在“解蔽”教育现象的同时, 也可能“遮蔽”教育中不可量化的人文维度。

因此, 本文以技术现象学为理论透镜, 系统审视AI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我们将首先阐释AI应用带来的机遇, 继而深入剖析其引发的深层危机这一分析将聚焦于伊德所说的技术对知觉的“放大/缩小”结构、斯蒂格勒揭示的“技术药学”悖论^[4], 以及“技术意向性”对教育场域的渗透方式。最后, 尝试提出构建“人机协同”德育新生态的应对路径, 以期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平衡中, 推动AI时代思政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技术赋能：AI 驱动思政教育的三重机遇

人工智能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强劲动能, 能够改善传统教育方法的固有局限, 推动思政教育向精准化、科学化、智能化迈进。

(一) 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教育针对性的跃升

基金项目: 2025年度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25ZX192); 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红色歌谣研究中心”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HSGY2026YB12); 湖北民办高校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心2025年度专项研究课题(DJSZY25008);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科学生个性化育人路径创新与伦理风险规制研究”。

作者简介: 张萍(1996-), 女, 专职辅导员,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李凯(1995-), 男, 专职辅导员,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政策。

通信作者: 李凯

基于 AI 技术的应用,高校精准思政实现的概率增大。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动态整合学生在学业、思想、经济、心理等多维度的数据,通过清晰的“精准画像”整体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与行为轨迹,推送符合学生实际需求的思政教育内容。为不同成长阶段、不同需求特点的学生制定个性化方案,使思政教育从传统的“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显著提升了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5]从技术现象学视角观之,AI 在此扮演了伊德所说的“背景关系”中的技术角色,它隐匿于教育场景的“后台”,持续性地感知、分析、预测学生的思想动态,为教育者的决策提供“前反思”层面的数据支撑。这种“全域性介入”实现了对学生教育信息的全时段、全方位掌握,为教育时机的精准把握提供有力支持。通过动态捕捉和即时分析,AI 算法开展诊断推理,及时发现学生的思想困惑与诉求,让思政教育更贴合学生的成长规律和发展需求。

(二) 从“单一讲授”到“多元融合”:教育模式的创新

AI 深度融合思政教育,推动了教育模式从传统“讲授为主”的单一形态向线上线下融合、多元协同育人的新范式转变。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高校打造的智能思政学习平台、虚拟思政课堂、AI 思政助手等多元教育载体,构建起“人机共育”的新型教育生态。^[6]值得关注的是,VR/AR、混合现实等技术在历史情境数字化复现与价值具身化培育中展现出独特作用。^[7]通过 AR 技术还原红色革命场景、历史事件现场,学生得以“身临其境”地感知历史脉动,在具身体验中深化对价值理念的理解与认同。这正是技术现象学所强调的“技术具身”关系,技术不再是外在的对象,而是融入身体的知觉经验,成为我们感知世界的“延伸”。当学生穿戴 VR 设备“走进”长征雪山或延安窑洞,技术暂时抽身而去,历史情境以近乎直接的方式呈现于前,这种“透明性”恰恰是技术成功调节的明证。

(三) 从“事务纠缠”到“人机协同”:教育效能的释放

在传统思政教育模式下,教育者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用于学生信息的收集与整理、思想动态的研判以及教育方案的设计,难以全面覆盖并及时响应全体学生。AI 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有效路径。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与智能分析能力,AI 能够高效完成对学生信息的整合、归类与深度挖掘,生成思想动态分析报告,为教育者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方案提供数据支撑。^[8]在此基础上,AI 也推动了思政教育管理流程的智能化转型,从课堂考勤、学习行为追踪到教学效果评估,均可依托智能系统实现高效运转。通过这种人机协同的工作模式,教育者得以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加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更多关注自身成长价值,实现思政教育从管理到育人的本质回归。

二、技术意向性的隐忧:AI 介入的三重深层危机

(一) “人-技术-世界”关系的异化:教育主客体的中介化与情感纽带断裂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构成相对清晰的主客体二元结构,师生间以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为纽带,能够直观感知学生的思想动态、情感诉求以及学习心理,从而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指导。

随着 AI 介入,教育主体关系转变为“教师-AI-学生”三元交互的新型关系形态。立德树人的核心是围绕“人”的本质进行的,即人在哪里思政教育就出现在哪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是一种秉持人文关怀的文化软治理形态。^[9]当 AI 成为互动主体时,师生关系发生伊德所说的“他者关系”式转变:技术不再是透明的中介,而是作为“准他者”出现在师生之间,重构了教育互动的意向性结构。教师的教育主导性被削弱,教育权力的分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客体之间的情感纽带。以 AI 智能问答系统为例,它将思政教育实践中的信息流转重塑为一套标准化的规则体系和操作流程。这类“知识库+大模型”架构固然能够快速响应学生的高频问题,但往往也带来思政教育的机械化,学生的动态转变成冰冷的数据,AI 交互缺乏真实的情感温度与人格感染力。长期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师生关系疏离,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基础被削弱。

(二) 技术意向性的“座架”效应:价值传递的浅表化与意识形态风险

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高校思政工作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其核心是价值理性的培育,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从技术现象学视域审视,AI 以工具理性为核心逻辑,其“技术意向性”内在地倾向于效率、可计算性与模式化,难以真正承载价值

理性的深度与丰富性。

海德格尔曾以“座架”（Ge-stell）揭示现代技术的本质，它将世界万物（包括人自身）都“促逼”为可计算、可控制的“持存资源”。当AI深度介入思政教育，这种“座架”效应同样显现：学生的思想动态被持续量化、追踪、预测，复杂的精神成长过程被简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流。AI生成内容往往基于既有语料库整合与输出，难以体现教育的时代性、批判性与创新性，甚至可能强化“文化同质化”与“算法偏见”。更值得警惕的是，智能算法根据学生需求偏好的精准推荐和自适应个性化输出产生了“信息茧房”现象，导致了思想与情感交流的圈层化。不同圈层间的对话逻辑、价值隔阂与话语差异进一步加剧，威胁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包容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构建。^[10]当算法设计者将社会偏见、商业利益驱动的价值取向（如功利主义、过度消费主义）编进系统，或根据点击率等数据推送教育内容，会通过技术意向性影响学生，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与权威性。

（三）“技术药学”的悖论：主体性弱化与批判思维的消解

斯蒂格勒提出“技术药学”概念，揭示技术的双重性，技术既是“毒药”（pharmakon），也是“解药”：它可能增强人的能力，也可能导致能力的退化与“无产阶级化”（丧失专业知识与技能）^[11]。这一洞见对理解AI与思政教育的关系至关重要。

在人机交互的思政教育场景中，当人与技术的关系认识错位，教学者被人工智能技术反向控制，学习者对人工智能技术产生技术依赖，教育主客体很容易陷入“技术舒适区”，逐渐丧失批判性思考与自主决策能力。部分学生直接使用AI生成论文作业、解答问题，不再主动深度思考与自主探究，不利于思辨能力的培养。教师与学生逐渐被技术工具影响，甚至会产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依赖性与“技术成瘾性”^[12]，进而消解教育主体的思考性与创造性。AI赋能下的精准动态画像也可能陷入“数字假象”，学生不能客观评价自己，不断掩盖真实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沉溺于技术带来的虚拟美化主体。当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认识过程，其结果必然是人类日渐增多地借助技术手段并面向技术中介所建构的对象来进行认识，以至于超过了“与生俱来”“自然天成”的东西。思政教育也因之失去应有的思想深度与实践价值。

三、走向“人机协同”：技术现象学视域下的应对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面对AI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高校需从理念、能力、制度、模式等多维度发力，构建“人机协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技术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关键在于让技术的归技术，让人的归人，在技术意向性与教育主体性的辩证平衡中实现价值共生。

（一）回归“具身性”：强化教育者的伦理自觉与情感在场

思政教育者是推动AI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核心主体。技术现象学启示我们：教师应当成为AI系统的“调适者”与“阐释者”，在技术输出中注入人文关怀与情境智慧，让技术始终服务于育人目标。

首先，要强化“人机协同”的教育理念。教育者需从根本上把握自身在教育过程的主导性，明确AI永远是“辅助者”而非“替代者”，为教师提供更丰富的洞察线索，而非替代教师作出判断。在教育设计中始终坚持“人工终审”原则，保障教师的价值引领与情感介入的主体地位。其次，要构建“有温度的具身互动”补偿机制。AI负责标准化、数据化工作，而教师的职责应更加聚焦于AI无法替代的“具身性”场景，深度谈心谈话、实践活动中的情感共鸣、价值辨析讨论等。正如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所揭示的，意义的生成离不开身体的在场与感知的丰富性。用“高情感”对冲“高技术”带来的“去人化”，是“人机协同”的核心要义。最后，需加强智能素养与能力提升培训，实现智能技术“为我所用”而非“被AI束缚”。通过系统培训，增强教师对AI的理解、应用与批判能力，重点培养数据伦理意识、算法批判思维以及人机协作中的情感沟通能力。

（二）校准“技术意向性”：完善数据治理与算法价值校准

完善的数据治理与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保障AI安全、合理地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

应出台教育政策，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加强对技术的监管，以人机协同育人机制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数据管理体系。明确数据访问、使用权限，推动使用国产化、可审计的 AI 平台处理敏感数据，从技术层面筑牢数据安全防线。明确数据的采集与使用，划定数据采集红线且遵循学生知情原则。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出台《高校 AI 教育应用伦理指南》，明确 AI 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的技术边界与责任主体，规范数据使用标准，从制度层面规避“算法偏见”与“文化同质化”风险。另一方面，要将“算法价值观的校准与嵌入”提上议程。AI 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技术耦合思想教育的根本前提。高校应联合技术研发团队，对思政教育平台的算法模型进行价值校准，确保生成内容合理，强化 AI 价值引领。让 AI 赋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技术本不具备明确的价值属性，需要通过算法设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则，实施持续性的正反馈机制，打破“信息茧房”和内容固化。

（三）从“工具赋能”到“价值共生”：深化智能化协同育人体系

深化技术现象学视角下的思政教育新模式，构建智能化协同育人体系。技术现象学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技术与人类、世界的有机融合与共生发展。AI 时代下的思政教育新模式，并非技术在教育领域的简单叠加与机械应用，而是以“人机协同”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的智能化协同育人模式。

高校需首先打破传统思政教育的部门壁垒、资源壁垒与场景壁垒，打通教务、学工、心理中心、团委等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构建全校一体化的智能思政教育平台，建立统一规范的学生思政数据中心，为精准思政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撑。在此基础上，可依托大模型技术创设 AI 虚拟教师、思政助手等多元智能载体，推行“AI 智能服务+教师线下指导”的深度人机协同工作模式，实现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优势互补。值得借鉴的是，一些高校已在探索“历史情境复现—具身价值培育—智能评估反馈”的闭环范式。通过 VR/AR 技术还原红色历史场景，让学生在具身体验中深化价值认同；同时借助 AI 对实践过程进行伴随式记录与结构化分析，形成“行为—反思”过程证据链。这种模式使教学评价从对活动结果的简单评分，转变为促进认知与价值内化的“循证引导”，构建起“实践—反思—理论—行动”的螺旋式学习闭环。最终，通过 AI 与大数据构建科学完善的智能化思政教育评价体系，打破传统结果性评价的单一模式，通过对学生成长全过程的多元化、发展性评价，为个性化成长与教育优化提供精准依据，从而推动 AI 与思政教育实现深度耦合，真正构建起智能化的思政教育协同育人体系。

结语

AI 的快速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技术赋能与模式重构的历史机遇，但同时也引发了教育主客体关系异化、价值传递浅表化、主体性弱化等深层危机。技术现象学启示我们：AI 不仅是赋能思政教育的工具，更是塑造教育现实、师生关系与育人方式的“意向性中介”——它既可能“放大”教育的精准性与效率，也可能“缩小”教育中不可量化的人文温度与价值深度。在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不仅是传授知识、塑造价值，更在于守护人之为主体的主体性与独特性。高校思政教育需始终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平衡中着力构建“人机协同”的新生态，让技术的归技术，让人的归人，在技术意向性与教育主体性的张力中实现“价值共生”。唯有如此，才能推动 AI 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 顾世春,文成伟. 人一技术—世界: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理论源点[J]. 北方论丛, 2013, (03):115-118.
- [2]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EB/OL]. (2017年09月25日)[2026-3-11].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25/c40531-29556665.html>.
- [3] 李雨浓,邱慧. 伊德是否提出一种规范性的图像技术现象学[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1, 43(08):112-118.
- [4] 张淑莉,张雨强. 延异共生:人工智能技术何以重塑创造力范式——斯蒂格勒技术哲学视角下的教育审思[J]. 中国远程教育, 2026, 46(01):125-142.
- [5] 贾惠宇,侯彦杰,李铁英. 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研究[J/OL].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1-6[2026-03-12].

<https://link.cnki.net/urlid/43.1504.Z.20251203.1327.002>.

[6] 王雄伟, 武承淑.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 作用机理、风险挑战与实践路径[J/OL].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8[2026-03-12].

<https://link.cnki.net/urlid/51.1641.C.20250811.1008.002>.

[7] 申晓腾. 智能解蔽与具身重构: 现象学视域中的思政教育认知范式拓扑.

url: <https://zsyb.cn/abs/202512.00644>. [PSSxiv:202512.00644V1]

[8] 苑帅民, 邵博. VR 场馆数智赋能高校思政课建设研究[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25, 27(05):142-149.

[9] Taffel, S. Perspectives on the postdigital Beyond rhetorics of progress and novelty[J].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2016:1354856514567827.

[10] 汪金英, 张远彤, 宁亚丽.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的挑战与应对[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6(05):51-58+74.

[11] 李晓衡, 梁琳. 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及主体精神危机——基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分析[J/OL].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7[2026-03-13]. <https://link.cnki.net/urlid/43.1357.C.20260305.2141.002>.

[12] 刘乃梁, 叶照琪. 数字平台成瘾性技术的风险规制[J]. 电子政务, 2025, (07):107-121.

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 and Embodied Reconfiguration: A Phenomenological Reflection on AI-Enabl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ZHANG Ping, LI Kai*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Hubei 4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profoundly transforming the practical for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y, AI is understood as an intentional intermediary that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technology-world."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ts application effect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AI not only injects momentum into precis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model innovation, and efficacy enhancement but also triggers three profound crises through its 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 the "medi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and the rupture of emotional bonds, the "superficialization" of value transmission and ideological risks, and the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of teacher-student subjectivity and the weaken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ust anchor its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nurturing, shifting from "tool empowerment" to "value coexistence," and striving to build a new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in moral educ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intelligent era.

Keywords: 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 Embodiment